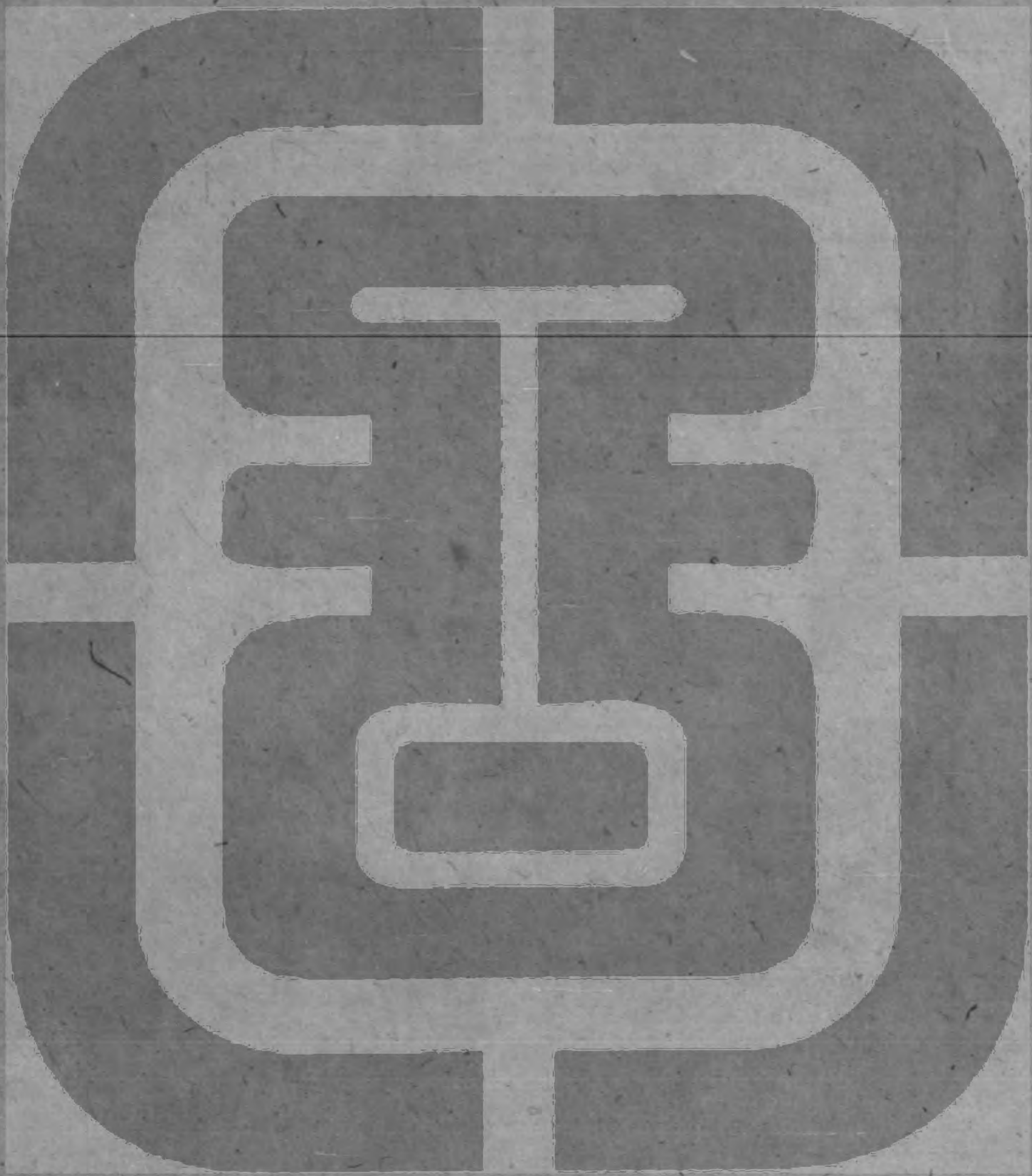


雷文定





南雷文定卷六

遼陽靳治荆較訂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  
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尙  
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  
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  
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鉗市  
之恐較之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  
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



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  
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  
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  
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  
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  
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  
郎曾祖柔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  
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為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  
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為義田而以  
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于西

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即得攝  
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葬直  
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  
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即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  
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  
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象○之○交○武○貞○投○水  
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  
南以待齋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  
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襍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  
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為築道欲與話舊若



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已酉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塚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甃有露可以無泪唯鳥石依依可無吊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

唯一止之曰烟裡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夫斷□之令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死非倖也其心固拚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拒也然斷其餘非令之有則猶之乎拒也其時爲僧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于此也所謂威武不能屈者兩先生庶幾近之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鼈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桀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餘爲爐拂拭過于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



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逼仄遂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群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脉若水曰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而別唯一未嘗一面人傳其詩怪甚僧解齊持一詩來愧不悉除鬚髮去猶畱松下孤身我來仍與松

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余讀之了不見其可怪也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果堂求銘余傲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于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為世  
所指名者唯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  
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  
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  
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  
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  
辭子一諱學濂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為嘉善  
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  
給事中以直諫死謚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為世

所指名者唯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

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

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

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

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

辭子一諱學濂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為嘉善

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

給事中以直諫死謚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



子三人長學洸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次學洸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于子敬卓犖不群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乙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興獄者阮大鉞傅魁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讐之義天子愍然為之動容下其章大鉞久依城社不畏薰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麗丹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

為文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狂哭觀者亦哭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葬忠節迎蔽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閑通不露貧狹吳子逞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蔽山講學於丙舍讀書柳州與長洲薄子珏務為佐王之學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與之習謝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講書故事籤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奮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興作吏治之循墨



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王者唯唯不能不為  
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麗爭為闡緩子一造  
于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  
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  
多相靳故即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  
奉手握衣者蕺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  
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為世用壬午舉應  
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  
所建白請援靈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  
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

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  
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  
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即偽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  
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為吾易簣之期耳此言余聞  
之魯季梟  
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劫其不備賊中  
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  
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  
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  
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  
解元山毓女子三人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



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婿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燾  
儒燮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  
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  
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  
士節阮大鍼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  
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惑雖解而蓋棺  
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  
者嗟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羸衣覈  
食誓終天年毋病未瘳則割臂投羹助被方劑十八  
年流離之門戶霜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

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  
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妖讒不起則  
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子一所以致此  
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銳意問學遠駕  
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  
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  
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  
絕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  
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鼓山其所重却在經  
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



○牽○挽○于○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為○子  
 ○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束○髮○交○遊○所○見○天○下  
 ○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為○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  
 ○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  
 ○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  
 ○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  
 ○曰○天○降○逆○奄○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絕○綱○紀○於○戲○忠  
 ○節○忠○於○天○啓○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  
 ○子○一○家○之○禍○于○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  
 ○者○已○如○屠○豕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丙辰

歲辛亥余邂逅魯韋菴先生於越城之公所率爾談  
 文有契先生即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  
 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  
 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  
 時作者寢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  
 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  
 法亡矣錢牧齋倚撫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  
 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却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  
 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只與模擬王



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叙之先生曰不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為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與先生過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可作矣先生諱桌字季桌別號韋菴魯氏為宋肅簡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

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璣璣生二子長城成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為先生之高祖大中會祖宗程祖錦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即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為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介生王茂遠為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皆中刻薄之論為人所咀嚼唯先生冲然不盈人亦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



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  
 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  
 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  
 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  
 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撞閉室不出出其書  
 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  
 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  
 余觀今世之為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  
 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  
 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憤憤如先生者日抱亡國

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為  
 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  
 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  
 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  
 氏子五人長燠先廩生次煥先庠生次炯先已酉舉  
 人次熺先次焯先今存者唯熺先而已孫七人長誠  
 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  
 孫一錫祚熺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  
 何敢辭銘曰高剛妻不棄木斷山斷曾孫以對吾子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冒鐵鑪名存實遠於爍魯公



爲誥爲典追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  
豈期遯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  
灰飛律管

南宮文定墓誌銘

十一

前集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巳亥

予束髮出遊於淞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  
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壘漚泊之慮一切不  
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  
間鬼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  
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  
郵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  
極其矜慎予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簽題亦有  
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  
社三吳與淞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



此兩人爲重淞河東風氣漸開寔由此兩人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淞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予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

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



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  
遂為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  
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  
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為曾祖諱表南京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  
督理彘防叅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  
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  
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為名舉崇禎丙子鄉  
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為江  
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

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臺天末傍徨  
而不能去先生即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髮  
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傾懸然天得置之  
寂○莫○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謂○之  
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  
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為○之○收○載○親  
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即○此○一○事○之○奇○亦○人○之  
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  
十○月○初○六○日○配○闈○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舉○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壻謝為兆孫六人言  
世培世澤世懋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  
始為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  
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  
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  
病瘡剪燭相對凄惋欲斷是日先生之瘡為之不發  
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  
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淞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鋏切雲  
高馳方軌塵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汞飛鉛徙

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  
蹙躡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尚在淺土未亡友  
黃某泫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  
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  
城西之外憶其平生崖畧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  
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滿祖相龍父煊俱庠  
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  
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  
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叅同悟真閉關齋禱以  
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



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彙昌祝耳劉心契之有  
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  
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  
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  
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  
長督學浙中以林憲獲自輔憲獲得一卷奇之聞修  
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  
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  
卷警效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  
同甫卒幼安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群植黨互相題拂

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鬪氣長于同  
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  
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  
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  
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  
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闕  
中不果行清查衛所錢糧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  
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干白岩  
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  
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天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婿



也先生初為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綠飾章句  
 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為沉深刻厲之文又改而  
 為恢博與蹟至於其所譚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  
 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為傳  
 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騫海怒意之所極  
 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于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  
 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  
 未嘗以片語汗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  
 下事以為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丙寅  
 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舉羽作楚漁父二首傳

之吳中許孟宏見而滅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許摧拉  
 異已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  
 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鱷在朝在  
 野誰無目攝之讐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  
 效為負墻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  
 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鈎索奸隱指  
 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圜納牖直俄  
 頃間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已開釋罪廢  
 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  
 生以為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



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歛敕凡懷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為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盛可致不然彼方以訛訛快心此復以夫夫意得正如痲瘧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程排吳縣礫峯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披倡鎮撫閉關斷旅瞻視無策宣城沈眉生訪余與其客蔡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于水戰先生遇之與之談

海上事其船式柁工火器白楫皆內地所未有故能縱橫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即大聲疾呼干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鄉士大夫以門庭養虎咎始事之人為謀不卒而罷即清查衛所亦是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及于難雖才堪濟世翛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床對語嘗作誓告紫柏文手書一册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松下古松為紫柏所呪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



謂子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于先生從此左  
 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惻惻之力使余  
 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  
 晨出循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  
 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槩如此盛事  
 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嘆息  
 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甬東衣鉢玄黃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  
 暨友萬子分別氣類澗石在水繇來清流未喪南指  
 嗟我越中尚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其下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為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  
 多出其間主之者張爰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僊鄴僊  
 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  
 輻輳其門蓬華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  
 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  
 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  
 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為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  
 水才彥霧會姜崑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篔簹溪  
 諸子莫不為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



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  
 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  
 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為畏友初與崑愚  
 齊名坊刻行世稱為姜劉及崑愚登第又與玄度並  
 稱為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  
 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會弗人  
 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樵李則  
 投夏葵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  
 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為天子元老侍從  
 其下者亦且為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贈蹬老諸

生○布○衣○揖○讓○于○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  
 能○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  
 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蔓○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  
 盛名為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為同輩架累置身鑪鞴  
 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  
 沉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崑愚玄度以疾死留仙鄴  
 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簞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  
 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為里中指名即場屋放言悲歌  
 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為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  
 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粹然不知有生之樂



發為詩文僻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瀾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太冲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歎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為永訣也瑞當深沉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寇深事急當為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簞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

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為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叅政高祖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褻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即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溱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鄧山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爰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



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尚○且○  
 精○神○殞○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  
 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  
 曰○黃○宗○會○唱○對○聖○山○大○獻○泰○某○祭○思○二○水○載○神○文○一○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  
 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為○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  
 坎○壞○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為○君○悲○慈○水○鳴○咽○  
 鄧○嶺○參○差○墜○言○汗○履○莫○使○君○知○人○大○其○風○動○東○來○

命○向○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  
 公○墓○誌○銘○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畧○也○夫○其○立○國○亦○且○  
 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日○  
 記○鄧○中○甫○有○填○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  
 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  
 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  
 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  
 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起○者○一○時○同○事○之○人○  
 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



鑠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為之泫然流涕也  
 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黯之裔由慈谿徙鄞曾祖  
 瀾祖曄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  
 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為制義不苟  
 襲蹈排異邊幅之外甲子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  
 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  
 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  
 者東江初建公猶偃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譙政府曰  
 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某者寧可聽其不出乎國  
 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

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  
 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  
 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公  
 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  
 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  
 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  
 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  
 者皆至殿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為何事  
 而不為咫尺天威地乎於是跪奏王前曰分餉分地  
 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



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  
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  
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舟公謂其客胡  
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  
今以爲美談傳語武寧使其得繼隱之後塵可乎王  
帥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  
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  
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帥大怒  
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

中裕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  
之徒百不如得鷄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雖  
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  
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寧所得揣桓温劉裕何許奸  
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  
者臣歸死上前武寧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  
忿皆言若武寧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帥亦迫  
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  
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  
培王同知道焜皆死節廷議謚培不及道焜公爭曰



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  
 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謚節愍王累欲遷  
 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異時  
 宦為大官者皆自削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嘻吾  
 故司農也焉能為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一日翁州  
 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為之保者公作  
 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公之干涉當道者二十  
 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  
 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  
 嗣子諸生道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

貢生丘承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戴焜餘幼啓禎  
 間社文盛行甬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  
 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  
 同里相好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  
 之俱為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豈  
 知公之不欲同同社者其後即不欲同方王不欲同  
 諸失職者之所為乎公自此遠矣公苦心易學聚古  
 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  
 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  
 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廬易纂言為問余疏其



卦下之義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之如此則無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變考畧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董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屬余雖不足以知公猶冀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此也銘曰其

北都巍巍温陳屠之南國渠渠馬阮俘之於時董公七上公車最爾江東公理軍輸人身虎齒環以武夫履而不啜易道不孤翠華不返滄海為枯公侯卿相

自視如奴董公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為重重此身軀曰董春秋特書



南雷文定  
墓誌銘

七

南集

南雷文定卷七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遼陽靳治荆較訂

漳衆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  
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  
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  
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  
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曆  
諸子無復着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  
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筭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



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

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芣蒹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尙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其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古文爲古文也。謂春



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卽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太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衆漳衆嘗謂先生曰康流沉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閩奧舍皆取其宮中何必窶人之室乎自漳衆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

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壘菴衆寧之花園里人會祖侍御某祖紹臯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愠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壘菴雜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墓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



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  
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  
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玄子署中討論  
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畧記首卷見寄  
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  
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  
主媚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吊哭祭學禮所諱  
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為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  
助語激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義

百年漳衆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疊菴老人  
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漳衆之學不得其傳  
葑涇之原留此一綫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  
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  
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  
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  
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  
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  
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  
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  
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



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尙無一人言之者  
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  
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卽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  
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  
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  
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旣不能循先朝大臣起  
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  
議亦豈爲後以一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  
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兇弗  
摧卽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愍其歸死以

宥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援賊之認  
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  
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懾敵者乎臣不知  
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  
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  
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已之章有旨這本旣違式  
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槩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畱  
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  
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  
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



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為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為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叅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為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至，苑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

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鍼之在甯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捍闔。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鍼恨甚，以為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鍼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為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



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  
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  
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耕  
巖意不欲受皮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溧  
陽既相將特疏薦之耑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  
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  
智非不若臯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  
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  
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  
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

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  
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

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

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  
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  
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熨榆鑑埏逢將以某年塋於  
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  
外其子幼耕巖渡海塋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  
藐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  
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疎意廣



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  
 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惻惻之  
 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  
 至死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  
 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  
 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  
 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  
 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  
 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簣十有三日耳  
 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簣之際不可謂非吾兩

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涉  
 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即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劾似道之臣  
 嗚呼耕巖千載同論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為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為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曆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曆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與少保、陳公



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  
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  
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  
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  
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  
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  
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  
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  
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  
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

毋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天次貞裕天  
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  
死節季卽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  
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  
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  
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  
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  
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  
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楷定良苦故相知其不  
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



沈翁生讀書勾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毫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鑠鄒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為事淄川韓城承有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為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謂故相而故相所最嫗者為阮大鍼大鍼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鍼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溺灰陽焰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

也邀之半道會于虎丘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

不下此仲馭親為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翁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

并及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鍼始阻喪先生與

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鍼者吾祖之罪

人也吾當為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

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鍼杜門咋舌欲死

故相出山大鍼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

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鍼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

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

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邕山張爾公歸



德侯朝宗死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臯冒辟疆及  
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鉞以  
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鉞暴起國狗之瘼無不噬也遂  
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  
睂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  
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若  
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  
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  
十餘年先生卽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  
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

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  
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  
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  
左都御史湯公北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  
討次維嶠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  
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  
慶尹灑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  
塋于毫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  
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  
潛德之幽光而况于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



鳴呼是爲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  
荏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  
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  
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颯新安人徙於錢塘祖  
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  
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群盜滿山始返錢  
塘僑寓北廓室如懸磬處之澹如當是時湖上有三  
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  
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



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為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孤山頗誦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

孟設供同坐葛仙祠已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蓮嘗思宋之遺民謝翱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為最著方吳皆有室室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為其所甚難者



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  
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即不壽何患不仙  
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族君仙後尚當與予求必死  
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  
而生者即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即安身立命于  
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  
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  
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  
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尸  
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

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偽桑海之交  
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南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  
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  
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狐鷲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士

學問

王仲樞墓表 巴西

君諱正中字仲樞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  
 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  
 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為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  
 此鬻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  
 字仲樞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  
 及仲樞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  
 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  
 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  
 私赤立剽奪為豪市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



民舍根括金帛係僮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向問  
爲某營也仲撝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  
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  
於樵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撝遣兵擊之鄉聚相  
犄角殺梧行■忌仲撝者以此聲討某謂梧之見殺  
犯衆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切定  
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  
仲撝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撝丐命仲撝爲之消  
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楫  
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鷄犬蓋人民之恃仲撝一時

如○決○水○之○堤○焉○陞○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  
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  
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撝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  
武寧群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  
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  
炯於獄中受之行 初建進 所著監國魯元年大  
統曆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曆仲撝受之而去  
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撝皆能  
有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  
心火上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



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嗟然之音僅一仲。
 搗。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遇之越城。為言年。
 來益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鑿卜。續食耳。其。
 年八月十九日。仲樞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
 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一人。三。
 捷。嗟乎。某與仲樞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
 之共學而未畢。仲樞生時已無人知仲樞者。向後數。
 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曾塞黃河也。

談孺木墓表 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象寧縣人。初為諸生。不屑場屋。
 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
 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
 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
 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
 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遜。
 荒皇廢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
 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
 缺。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



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

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推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



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張元帖先生墓誌銘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帖。短簷破屋。皆拚數十年之力。曉風夜雨。沉冥其中。兩人每相攻

難。故其成書。彼此援引。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為收拾。元帖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拔。趙幟元帖。宗主王程。以玩辭為本。至于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義。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帖纏綿悽愴。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



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皓別號待軒曲江之喬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之棗林河大德末仲山為其邑許村場鹽課司子思賢徙居城東其族始大祖父先生七歲就外傳遂授易八歲毋密儒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為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既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指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明府之法可

移直指視其贍對慷慨為之罷訟舉天啓辛酉浙江鄉薦虞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清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為世所貴韓求仲周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為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為別調先生喜親前輩得其一言終身奉為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為官自居鄉始子其慎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摩郡邑之事章給事格菴邂逅先生謂曰近名事慎勿為之選政其一也先生憬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熟軟語同學以御



史行部先生送之間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能為乎惟塘塞過去耳先生佛然曰天下事皆塘塞二字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滃雨士大夫皆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于兩岐之間乎聞者愕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學長鎗皆精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其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清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

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為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第不當纖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歛歔嘆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余嘗疑世風浮薄狂子僂民群起糞掃六經溢言曼辭而外豈有巖穴之士為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



生孤燈欵對意通響象別有寒餓相與綢繆沈繼震  
 字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  
 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為何物先生云  
 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子起又云世人皆飽  
 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即捧此枵腹可見列聖于地  
 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為奔  
 洲塾師崛起不肯伏弁洲臨卒欲聞炮聲散其鬱結  
 終夜不徹乃瞑一生知己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  
 無其人能知其人之人少也先生既知其人矣得無  
 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子起玉呂亦從先生而傳

乎○余○故○序○之○先○生○誌○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先○生○以  
 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子○三○人○昂  
 貢○生○晟○庠○生○杲○國○學○生○皆○先○卒○孫○一○人○訥○諸○生○曾○孫  
 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百○家○之○門○人○也○卒○後○幾  
 年○葬○於○某○原○訥○鑕○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  
 訪○干○海○涯○一○樽○相○對○祈○死○為○辭○曾○不○十○日○臯○復○隨○之  
 維○此○十○日○留○以○待○義○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  
 千○載○如○斯



下堂...  
 此...  
 昔...  
 其...  
 半...  
 三...  
 實...  
 氣...  
 千...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

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為文學宗

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

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為極盛

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

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

論語為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裁陳後岡

徐文長雖異趨時風眾勢無以發伏鼈之雄氣即如

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



文苑是故兩郡作者做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迫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物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歛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為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

賈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為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尙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亂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為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即守貴州之巡撫標也因贈兵部尙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桐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十六



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  
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  
亦駟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  
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窬草石與失職之徒  
萬悔菴徐霜臯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  
生雖不遜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雷  
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  
生卽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  
橐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  
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

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  
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筐錫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  
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  
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  
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  
淺土十棺語溪曹廣墓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  
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  
詞頭之任真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  
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  
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



苟非勞謙。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瞰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丘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獬。錦餘未行。瞰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壁。稱好隨群。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鍾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南雷文定卷八

遼陽靳治荆較訂

萬克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



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  
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  
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  
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  
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  
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墻聖經興廢上關天  
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克宗之  
死能不慟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  
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  
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

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  
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  
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  
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  
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旣不思則傳註無  
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  
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  
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  
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



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為武王女文王孫  
 所謂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非附會乎  
 如此者層見叠出克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  
 議渙然水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  
 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  
 受利刃也所為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  
 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  
 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  
 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  
 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

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為○之○流○別○而○後○傳○遠○  
 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  
 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  
 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盧○曰○二○陳○君○之○  
 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蕞○山○先○師○夢○奠○  
 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墻○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  
 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誰○為○流○別○余○  
 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為○人○剛○毅○見○有○不○可○  
 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木○死○國○難○棄○骨○荒○  
 郊○克○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



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虎文無後  
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為皆類此  
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  
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  
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  
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  
又二年始克為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為三傳三禮牛毛繭絲  
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躡訛踵陋割裂經旨  
侃侃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盤  
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  
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  
 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鄉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  
 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  
 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鄉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  
 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  
 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  
 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  
 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  
 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



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為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胷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為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為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字燿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彙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為

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註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計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為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



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  
 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邀  
 戲至臬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  
 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  
 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  
 無回而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  
 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  
 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  
 右秉鉄鑽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  
 殉尸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

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  
 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  
 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  
 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  
 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為生兩漢時即此可  
 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  
 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  
 之一顧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天姿朗秀率性聰  
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縱橫指取無不  
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為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  
君獨歛然不自以為足將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  
其未學者於是親師取友里中有講經會君帖帖坐  
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偕同學借  
抄日計君所手抄過於傭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  
之為詩無僻固狹陋之習使由是而之焉則且淳之  
為道德流之為文章溥之為事業皆未可知未幾而  
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友朋間是其才可惜而

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於○其○所○未○就○者  
君○自○此○遠○矣○君○諱○士○塤○字○心○友○別○號○雪○汀○張○氏○顯○於  
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為○後○仕○至○尚○書○工○部  
侍○郎○後○有○顓○者○自○滄○州○徙○鄞○顓○孫○用○明○遷○雲○龍○溪○明  
永○樂○間○用○明○之○後○允○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  
允○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  
府○學○教○授○聚○徒○講○學○稱○為○味○芹○先○生○味○芹○生○仕○仕○生  
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勳○字○振○寰○治○產○積○居○與  
時○逐○遂○至○富○厚○君○其○仲○子○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員  
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內○外○艱○需○次○於○家○者○十



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友陳夔獻陳介  
眉范國雯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於古昔乙卯  
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某月  
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  
蓋未沾一命而卒士人白首窮經得貢於天子者固  
難貢於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既第進士  
則解褐除官直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  
鄉黨親戚以爲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以此置欣戚  
於其間也娶陳氏卽夔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璜縣學  
生錫璫太學生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吳家斗繪圖

賦詩以爲達豈知其風流將盡志壹之動氣乎錫璜  
錫璫以國雯之狀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蹙蹙章句錮人性命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  
針經錯亂妄認魚背指曰洲岸所以古人舉頭天外  
些少得志會不芥蒂此志無窮海怒鵬舉希賢希聖  
以至希天吁嗟雪汀風雲呼翕如此之人會不四十



王征南墓誌銘

巴曹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  
 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為  
 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為武當丹士徽宗召  
 之道梗不得進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  
 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為  
 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  
 流傳於温州嘉靖間張松溪為最著松溪之徒三四  
 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為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  
 明得近泉之傳者為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



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  
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  
輿夏枝溪繼槎傳柴立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  
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  
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  
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槩思南子不肖  
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器奉  
爲美楨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  
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  
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

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  
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殫地匍匐不  
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  
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  
人挽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至橋上棄其  
負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  
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  
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  
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  
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



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讐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讐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舉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勾致島人藥書往復兵部受禍讐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

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慙慙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已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絃視征南麻巾縕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南善奉法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已也強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贄以二縑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



見其為龕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歛有膂力四  
 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  
 人以內家無可眩曜於是以外家攬入之此學行當  
 衰矣因許叙其源流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高辰  
 四狀其行求予誌之生於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於  
 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  
 前一月殤次祖德以某月某日葬於同舉之陽銘曰  
 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  
 孤墳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癸卯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黃魏為  
 最著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子一子聞文譽甚盛  
 忠端公五子二人尚幼不肖與晦木澤望其姓名亦  
 落人口當是時考官之入棘圍者皆欲得此兩家之  
 後人出其門下丙子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已耶陳  
 臥子搜晦木而不得不肖入南圍則搜者在北入北  
 圍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耳乃甲申之變子一  
 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兄弟二十年以  
 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雖為論者所甚惜然讀書談



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間推排所不下則嫣然相對於  
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  
在詔獄冥眩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  
他日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  
澤望以去始恟恍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  
者甬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  
宛陵之官舍自幼俶倘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  
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搦蟹爲戲有  
塾師諧之曰蟹精善搦蟹澤望以搦蟹之杖跨之疾  
走而應曰龍子貫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補博

士弟子員爲博菴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劉  
公以第一寘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人之  
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  
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  
故曰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  
之曰子有文名而疎畧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  
澤望傲然了不陳遜直對曰疎畧則有之書故無所  
不讀也許公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填二等  
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  
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



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為老  
師名宿方縱橫指取一旦歛而與農樵為伍其中若  
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為酒人者又不過  
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憾於是小人者偽為問字求  
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痛哭驟長其  
聲價益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  
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瘵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  
四月予至語溪澤望尚強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  
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  
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師以余為師余初讀十三

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  
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襍亂鈎稽考索亦謂不  
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冥搜博覽天官地誌金  
石筭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益無勿與予同者其詩  
初喜僻奧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  
落頗以王微范曄為則余謂此一種文寧以音節不  
同六朝便高臺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為然已亦日就  
刊落而蹊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  
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  
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概而信



之凡喫菜合眼躲閃籬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  
穿剝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  
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之書數十萬言  
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於儒者愈  
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年而不契終  
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饑寒變故不得  
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  
塵洗滌未淨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疇人率爾  
必欲突兀自異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  
一渡錢塘山奧江邨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

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  
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  
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卽○彼○教○中○之○耑○門○者○尙○且○入  
而○述○其○向○背○澤○望○乃○能○筭○沙○搏○空○其○精○也○乃○其○所○謂  
憤○憾○之○甚○者○邪○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贈○封○皆○太○僕  
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母○姚○氏○封  
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  
女○二○人○長○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留○仙○之○孫○也○次○字  
邵○某○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  
十○里○余○嘗○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



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意於讀書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丙子場後卽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縮齋文集若干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註若干卷成唯釋論註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

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憾損其天年豈讀書種子真欲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庚戌

余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稅服三年夫稅服者  
 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  
 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總而服已絕之服率  
 意違禮無乃蹈子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旣除猶哭  
 之失歟已而陳子介眉狀其事乞銘於余而後知其  
 不忍哀愴之情始出於此也孺人姓沈氏杭州人年  
 十八歸於侍御平若陳公公故鄞人未有子嗣遂買  
 屋武林以處孺人明年同亮生又四年嫡母周恭人  
 歸同亮而子之孺人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



年二十四侍御為文哭之權厝湖上當是時同亮壓於嫡母於孺人之喪不能親焉又二十餘年侍御恭人相繼謝世同亮始迎喪武林歸葬於鄞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凡為人子者之言也孺人亡以思子為之子者又獨何心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為人子者加一等矣梁沈崇僚以母死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敕斷崇僚終不得行其志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稅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乎同亮方與諸子修講經之會肄業及三禮諸子之論其亦有同異否耶嗟乎先王制禮以斬齊功總為

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為其實昔之居喪者雖文實未必相稱然猶勉強為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以來所謂喪服者率加玄絲於首蒙黑緇於身是孔子之不以弔者而以待其父母蓋三年之喪從是而廢矣夫於天下之所共行者莫或行之况能行天下之所不行乎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為天下諷也孺人生於萬曆丙辰正月二十日卒於崇禎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己酉十二月十六日葬於千丈鏡之原子一自舜字同亮庠生女一適周徵泰孫男一憲淇孫女二銘曰



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潮東來兮兒無饑渴汐東去兮  
兒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甬水生來未識  
生遊尚苦何況死陟丹旒白鷄有兒在側有兒在側  
便為樂國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穎洙之女兼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  
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  
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  
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砒霜以待  
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  
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為汁  
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  
碎錢為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  
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



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溲升餘號呼  
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  
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炯然  
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  
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  
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  
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  
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  
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  
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

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尙  
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救於天地影堂靈  
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  
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  
除夕得間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  
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  
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  
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  
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  
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



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  
 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  
 於燦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為  
 經烈婦所為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沉  
 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  
 精今人見其為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  
 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  
 傳其屬續者仇滄柱謂吾黨蓋及是時為式閭之事  
 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為之一往  
 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

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  
 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檠子文迎謂曰  
 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  
 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  
 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  
 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慎勿逸



其夫合葬於某地其子某不詳其日... 以遇天豈奇人焉... 而乘今日突與平... 塚... 王... 亦... 亦... 亦...

王孝女碑 丁巳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

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昇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

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

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

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

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驛不知其為何祥也至是而

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

其渺末而氣候為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撐駕天地者



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  
 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  
 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  
 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  
 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  
 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誄曰天地晦冥正氣滿  
 調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决  
 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  
 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告未  
 之先家中細事孝女火 喜喜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  
 必告柩前而後行

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  
 簾櫳舉室奔逸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  
 而出已絕呻吟磬水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旁無  
 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為父留魂不母舍闔然  
 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  
 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讒語江流不墮 終



不○行○百○里○千○半○雙○野○驛○  
 而○取○哀○博○賦○理○曹○鐵○封○木○  
 答○香○野○此○一○良○不○與○同○  
 而○出○且○  
 兼○歸○舉○  
 四○給○  
 母○容○豈○  
 母○容○豈○  
 母○容○豈○  
 母○容○豈○

